

锅活·磨刀·绞脸·吹糖人

那些记忆中的老行当

□ 王晓宇

故事

那些记忆里的符号，现在只是偶尔被提及，但却再也不会出现在生活里。

上了点年纪的人，大多会记得那响亮的招徕声，声音拐着弯儿，还拖着长长的尾声：铜锅，铜碗，铜瓷器……

铜活也分粗和细，那些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干的自然都是粗活。那些专门修补古董瓷器的匠人，干的自然是细活儿。

母亲没有什么古董瓷器，甚至没有一只像样的花瓶，母亲有一只两瓣了的蓝花粗碗，碎了之后一直没有舍得丢掉，就是等着锔碗的手艺人来了，帮她修补好。她小心翼翼地找出碗来，捧在手里，捧到锔碗的手艺人那里，看着他用锔子把碗钉补好。补好后的碗，盛上水，居然是滴水不漏。

乡村最常见的手艺人，还有磨剪子戗菜刀的，当然也能听到那声长长的、带着尾音的，而且响亮非凡的“磨剪子来戗菜刀”了，谁家的剪子菜刀不快了，自然就会奔出来。

那时候，最常见的是一个老人家，慈眉善目，见有人来，就放下一个长条凳



子，凳子上放一块磨石，在磨石上淋上水，然后就“哗啦”地磨起来，一下一下，不是十分用力，但很认真。那个苍老的背影，在阳光的映照下，于是有了沧桑的诗意。剪子或者是刀磨好后，会在一块布条上试一下，轻松地铰下来一块布，就说明手艺人的手艺很到家。

第一次看到人家绞脸，还是村里的一个姑娘出嫁。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是哪儿热闹往哪儿挤，有姑娘出嫁这样的喜

事儿，自然是跑在最前面，也好看个真切。于是，看到一个有些年纪的女人给一个即将出嫁的姑娘绞脸。

绞脸是一种古老的美容术，也叫开脸，是一个女孩子的成人礼。大多是有年纪的女人，拿一根结实的丝线咬在嘴里，两端绕在手指上，只见两只手上下翻飞，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脸上的汗毛全部拔光了。被开过脸的姑娘，会变得白皙美丽，容光焕发。可是那时节我看不到姑娘

漂亮与否，心里一直担心的是，那些汗毛被绞掉了，会不会很疼？据说疼与不疼，完全要看开脸的手艺人手上的功夫。

时光如流水一样，带走很多东西，那些记忆里的符号，大多已消失在光阴里，偶尔只是被提及，但却再也不会出现在生活里。比如走街串巷的货郎，那是外祖母的最爱，只要听到一声长长的吆喝，外祖母便会踮着一双小脚，去买她的针头线脑。比如吹糖人的师傅，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最爱，只要吹糖人的手艺人一来，不用吆喝，隔老远，闻着糖稀甜丝丝的气味，便围拢过去，看着糖人师傅用一双巧手做出各种造型的糖人，那种时刻，比过节还快乐。还有铁匠铺，偶尔我们也会驻足村边的铁匠铺，呼呼的风箱吹得炉膛里火苗直窜，打铁的师傅把烧得通红的铁器放在砧子上，大小铁锤上下翻飞，不消一会儿的工夫，那些又冷又硬的家伙便会成为打铁师傅手里理想的物什。

时光不会老，但是人会老，传统的行当也会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被人们淡忘，最终渺不可见，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那些老行当，现在的孩子们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们怎样要求他们去记住？

想起那些消失在时光里的记忆符号，心中总会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很多东西都留不住，不管你多么迫切地想念，那种时刻，会觉得自己的两只手竟然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音乐和路上这两个命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曰过程、一曰节奏、一曰故事。

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音乐和在路上的文章。思忖良久，不免有些犯难：对音乐的喜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而路上的心绪更是千差万别，何况意象化的音乐付诸文字，具体了，想象的空间也没了，音乐再好也无从表达，不免有暴殄天物的担忧。思来想去，一时无从下笔。

仔细推敲过去，音乐和路上这两个命题，因有许多相似之处，常常被人联系在一起：一曰过程、一曰节奏、一曰故事。这三者交替融合，相互往来，催生了无数在路上的好音乐，也让路上的你我有了更丰富的精神体验。

在路上 遇见音乐

□ 连俊

谈过程，只因音乐和路上均是一段有终点的体验。这路上，可以是简单的驾车出游，也可以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可以是温婉缠绵的情事，也可以是悲壮惨烈的杀伐。因为有体验，所以有情绪，有了情绪自然要表达，于是便有了音乐的用武之地。所以，驾车在路上总有人要放着悠扬的曲调，夜半无人时也喜欢听着曲子审视自省，情路顺畅或坎坷总有小调相和，胜利的军号和惨烈的哀乐总能打动人心。音乐和路上，因为体验，因为契合，于是升华开去。

讲节奏，则缘于不同的体验需要表达的情绪各异。情绪体验，讲究一个“和”字。路上的经历丰富，情绪自然多样。欢乐、忧伤、愤怒、痛苦，一种情绪就是一种节奏，音乐恰恰是能将这种节奏用明快、哀怨、激烈的旋律表达出来；在路上需要摆脱某种情绪时，也可以用音乐来转化节奏。所谓“振奋人心的旋律”，“让人冷静的音乐”，无非是让路上的节奏发生转换，激动的变得安静，颓废的变得积极。节奏的正确把握，音乐和路上更加合拍，人的自我体验也愈加清晰深刻。

说故事，因其赋予音乐和路上以灵魂。人们喜欢谈论关于路上的话题和感悟，是因为路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体验和情绪、诉说和感悟，因为故事才能丰满，才易沉淀，才会流传，人们才会如此关注在路上的种种话题。而传世的歌曲、经典的旋律，哪里又少不了故事的身影？这里想起好友的一番谈论，说的是电影音乐：每一曲电影音乐的成功，是因为作曲者的出发点不是给故事配上音乐，而是让音乐有了故事。音乐与路上的契合，因为故事而联系，获得了灵魂的共鸣。

如此说道音乐和路上，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乐活

域外

在美国

“练烙饼摊”

□ 王珉

林家兄弟到美国，至今经历了很多事，西方文化的各种感觉、东方文化的各种心绪交融混杂在一起，常常无所适从，生活变得十分困顿。林也学着别人去餐馆或超市打零工，收入少，工作时间还特别冗长。于是林萌发了自己就地创业的念头，可既没资金又没技术，当老板谈何容易？好在林还有做烙饼的手艺，就决定在美国他乡练摊了。

去年圣诞季，我远渡重洋找他游玩。发现林把做烙饼当成一门手艺，并也当成打发业余漫漫时光的乐趣。他告诉我最早做烙饼的程序：先是找来不用的油桶做炉子，在擀好的面饼上撒满芝麻，然后贴在炉壁上烘烤，不一会散发着焦香味的烙饼就出炉了，林把烙饼整整齐齐摆在案板上，可是香喷喷的烙饼却很少有人光顾。他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一位好心的美国老太太告诉他，老外对食品卫生极其在意，烙饼摊摆在露天，这是一种不卫生的做法，烙饼做好后直接放在案板上，难免会沾上弥漫的粉尘，当地人就更不想去买。美国老太太的话让他如梦初醒，难怪美国没有街头鳞次栉比小吃店。林找朋友在一家西餐馆租了一个6平方米的地方，把烙饼摊搬了过去，还定做了厨师工作服，做好的烙饼一律放入托盘盖好。不少吃惯了汉堡牛排的老外都被散发着香味的烙饼吸引过来。做了半年烙饼，他在附近的街区逐渐有了点名声，回头客也多起来。

美国人凡事都喜欢DIY，体验并享受劳动的快乐。我说，老外一定也对动手做中国的烙饼感兴趣，这样做既可以交到当地朋友，还能让他们体验烙饼制作的快乐。于是，林又向餐馆加租3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烙饼DIY区。他把步骤、工序等操作方法用英文写清楚，并配上插图。效果之好令人惊奇，美国朋友常到他的烙饼DIY区，一家老小齐上阵，分工协作流水作业，一炉烙饼很快就做好，还请我们品尝亲手做的，虽然味道不太好，甚至有的还烤糊了，我们还是一个劲地说Excellent（好）！

如此一来，我不光可以幸福地和他卖烙饼，还可以快乐地教人做烙饼。那一个月内，林的收入也在稳定增长，他的幸福指数更是持续增长了。我回国后，听说林如今已经租下了那家西餐馆的整个店面，改成了他自己的“烙饼乐园”，里面烙饼的品种增加了不少，芝麻酱烙饼、吊炉烙饼、油酥烙饼、蟹壳黄烙饼等，老外吃得满意，DIY互动也充满了情趣，他也交到了不少老外朋友，体验到在美国创业的成功喜悦。

绍兴人家“三口缸”

□ 张帮俊

绍兴人家的“三口缸”，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元素。

来到绍兴，发现这里很多人家的院子里都摆放着3口缸。我饶有兴趣地问绍兴朋友小吴这3口缸是做什么用的。小吴却让我猜猜看。我笑道：“一个是用来盛水、一个是用来腌菜，至于最后一个，估计是酒缸。”

听了我的答案，小吴笑道，“答对了三分之二，绍兴人家的3口缸指的是臭缸、酱缸和醉缸”。说完，小吴打开了臭缸的盖子，顿时，臭气熏人。“太臭了！”

我捂鼻说道。小吴边说边用勺子搅动臭缸里的黑水，“闻着臭，可里面的东西吃起来却香得很！这黑水其实是卤水，是用苋菜做成的卤汁，咱们绍兴人爱吃

臭的东西，比如臭豆腐。将豆腐放在这卤水中浸泡30分钟做成臭豆腐，味道一绝。另外，将冬瓜、南瓜、西瓜皮放入这卤水中泡上一段时间，可制成下饭的小菜。

由于绍兴气候潮湿，以前人们生活艰苦，人们把臭的东西当作一种可以长期保存的食物来吃，渐渐地就形成一种独特的口味。另外，这臭卤是比较卫生的，还有杀菌作用，泡上一年也不会坏。虽说小吴一个劲地夸臭卤水好，可是我天生不爱吃臭味道的东西，也只能与这“扑鼻闻其臭，入口生其香”的臭味美食无缘。

在绍兴有句谚语——“绍酒行天下，酱园遍全国”。这里道出了酒缸与酱缸。绍兴人爱吃酱制品。比如，酱鸭、酱鹅、酱爪、酱萝卜。可以说，只要是能酱的东西都要酱一酱再吃，这已经成为绍兴人流传千年的美食味道。据

说，绍兴酱缸文化起源最早可追溯到6000年以前。过完夏天后，绍兴人就开始用酱缸酱制酱货，泡好后的酱货拿出来晾干。因此，每到过年时，家家户户院子里的酱缸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绍兴出好酒，尤其是黄酒。很多人家都会自己酿酒。绍兴有个古老的传统，凡是生女儿的人家，在女儿出生日，父亲便把一坛新酿的黄酒埋藏在家里的院子里，直到女孩子长大出嫁的那天，才把这坛酒拿出来，这酒便是“女儿红”。随着时代变迁，这种传统习俗也有了些变化，没那么讲究了，更多的人用醉缸来藏酒。黄酒暖胃、养生，是健康饮品，因此，绍兴人特别爱喝。

绍兴人家的“三口缸”，其实，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元素。而由这3口缸衍生出来的“臭”、“霉”、“酱”、“醉”等绍兴饮食文化特色，也别具一格。

又见虎丘

□ 汤洁

“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授予虎丘，可谓当之无愧！

虽然经过5个多小时的旅程，尽管身上还带着北方的寒意，可一踏上苏州这座古老城市，扑面而来的竟是温柔的秋风和绵绵细雨……

迫不及待地要去虎丘。

天气好像一直在配合我这份埋藏心底的江南情愫，飘着雾一般的薄雨，为旅行平添几分韵味。

还是20多年前来过这里，可记忆中除了几张发红的彩色照片，已经所剩无几了。

撑一把雨伞直奔虎丘。

虎丘山，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将其父葬于这里，第三日便有虎踞其上，故得此名。

进入园子，整个人都在极度兴奋之中。虎丘山不大，但江南建筑之风处处体现得惟妙惟肖，充满诗情画意。园中园，景中景，营造出泉石幽奇、意境深邃的自然景观。亭台楼阁、园榭轩馆，溪流映带、翠岭徐攀。碑牌匾额、诗书画刻，到处都溢露出古代文人的儒雅才情。

烟雨中的虎丘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水墨山水诗画，联想起一大串与苏州和诗画相关的名字，陆机、张僧繇、白居易、范仲淹……

虎丘的景致太美了！真不知这虎丘山是



因为吴王葬父而美丽，还是吴王因山色秀美而葬其父。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早在1000多年前就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

雨中的一山一石更显清透。走近一座月洞门，门楣上扇形匾额“漱石”两字让你顿觉精妙。这“漱”字用得太绝了，洗、浇、清、涮、沐都未免流于俗气，难怪现今的诗人们嗔怪古人把诗词写到了极致。走在石级上，连那些被雨水盥洗过的碧草都值得令人驻足凝视，说不清那一簇簇植物究竟是草还是兰？

今天的游客比起热闹的假日少了许多。这里没有北方公园里成群的男女引颈高歌，更看不到肥臀硕腰扭动的秧歌舞。园中难得的静谧，仿佛可以听见小鸟悄悄

的对话声。

不远处隐隐传来三弦和着琵琶的悠扬伴奏声，一男一女、一高一低、轻吟浅唱、娓娓道来。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想一方水土也同样孕育着一方剧种。弹词我是听不懂的，但在如此情境中你很轻易地便可以从演唱者的行腔和情感中理解他们讲述的缠绵爱情故事。此刻能在居庸葱翠的虎丘山上品一盏清茶，听一段柔曼悠远的评弹，置身吴侬软语之中，穿越于古人与今世之间，乃不失此生一大乐事！

经过头山门、海涌桥、断梁殿，不觉间到了云岩寺塔（即虎丘塔）脚下。据说，由于地基原因，自明代起，虎丘塔就

向西北倾斜，塔顶中心偏离底层中心2.3米，被称作“东方比萨斜塔”。1956年政府重修时，苏州市政府邀请古建筑专家采用铁箍灌浆办法，加固修整，终于保住了这座庙塔。修复同时还在第三层夹层内发现石函、经箱、铜佛、铜镜、越窑青瓷莲花碗等大批珍贵文物。

转过“真娘墓”前行几步，就到了千人石，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巨大的石头上聚集了许多人，虽不足上千人，但四五百总是有的。“别有洞天”圆洞门旁刻着的“虎丘剑池”4个大字，浑厚遒劲，几次举起相机试图把大书法家颜真卿的“虎丘剑池”拍全，都因为遮挡的人太多而告失败。洞内石壁上刻有“风壑云泉”，笔法潇洒，相传为宋代4大书法家之一米芾所书。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不要说美不胜收的景致，单是石头上的这几个字，就不难理解此处人头攒动的缘由了。“上陟千人坐，低窥百尺松。碧池藏宝剑，寒涧宿潜龙。”唐人贾岛的神来之笔点活了这处小中见大的景观特点。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作《虎丘记》云：“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据说这位潇洒的吴州县令任职两年间就6次游览虎丘，此赋就是他辞官去职后在苏杭一带游玩时写下的。当然，除《虎丘记》外，他还著有《初至西湖记》等不少游记呢！

顺着山往下走，清泉水环绕着塔影山色。古树参天，枝繁叶茂。修竹成林，重重叠叠。放眼四顾：耸立翠峰，层波缓溯。徜徉于处处有景、处处雅趣的虎丘公园，享受其中，留连忘返……

旅途 JOURNEY